

百子全書

第八冊



浙江人民出版社

百子全書

第八冊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子全书:全八册/扫叶山房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213-05413-6

I. ①百… II. ①扫… III. ①古籍—中国—清代—丛书 IV. ①Z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6453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百子全书(全八册)

扫叶山房 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福群 吴晓红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5.375

字 数

375 万

插 页

40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413-6

定 价

1200.00 元(全八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第八册目录

阴符经	1
关尹子	11
老子道德经	37
道德真经注	113
庄子	201
庄子阙误	325
列子	335

抱朴子	391
亢仓子	695
玄真子	715
天隐子	729
无能子	737
胎息经	761
至游子	767

陰符經

漢 張良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然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為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

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心。隱于神。施之。彌于天。給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于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否。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定基矣。筮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因。美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贏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為賤。反賤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况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聞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板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于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烈。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于無形。國中藏奸。奸始于無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無軍之兵。無災之禍矣。以其子逃而縛表牧。商容因而蹇叔哭。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遽安其任。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欲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睹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蔽。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蓬成湯。遭文王。過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于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

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于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為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游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

子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淝苻堅目見其機心死于物謂苻融曰彼勑敵也胡為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無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過萬物蠢然而懷懼天無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聖人行賞也無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於有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于重開之外慮患于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于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極微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鷃巨細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雹生殺之均至公

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禽之制在焉。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裁。尹曰。炁者天之機。奎曰。玄龜食蟒。鸛隼擊鵠。黃腰咬虎。飛鼠斷猿。蝮螫魚。狼行啣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反之木。浮水之石。天禽獸木石得其炁。尚能以小制大。况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奎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死而後死。鷗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奎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感貴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牆。百

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於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為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至於變化。在于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為自然。英哲見之為制。愚者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歷所不能契。從而機之。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為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若蓍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唐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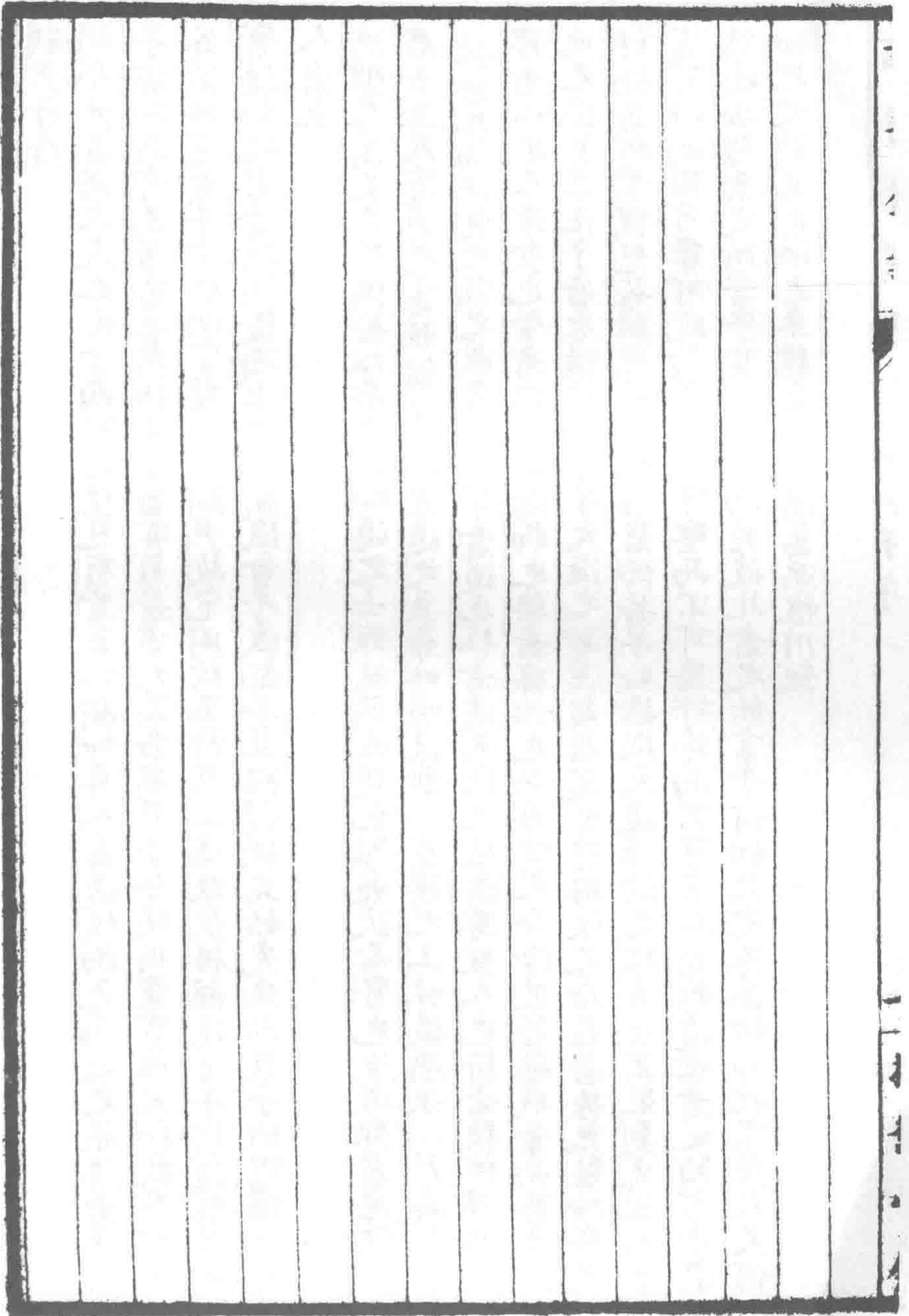
陰符經終

三才圖會

關尹子序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於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洪體存高艾之質偶好松喬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賢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爰瓊筭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樂者禔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修若飄鸞鶴怒若闢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之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丹陽葛洪稚川叙



關尹子

一字 字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夏夏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唯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立。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立。物既如此。今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立。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立此非立。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立。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規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非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